

# 小五义

# 第一五一回 校尉火烧潞安山 总镇兵困柳家营

且说展南侠初遇白菊花，两口宝剑一撞，展爷明知白菊花的剑软，展爷就把平生之力，施展出来，与白菊花较量。又有蒋四爷在旁边，那柄刺使的也是神出鬼没，并且不与白菊花一对一较量。他尽看着展南侠与白菊花较量，晏飞稍有落空之时，他便把刺往上，或扎或刺。按说白菊花这身功夫真算出色，可惜自己把道路走差，若要取其正路，可算国家栋梁之才。一个人敌住一侠一义，毫无惧色，吩咐家下人，一同齐上。家下人众抄家伙，没有刀枪剑戟，无非厨刀、菜刀、面杖、铁耙子、顶门杠，此时冯渊早就蹿下房来，就把张龙手中那口刀要抢过来，挑邢如龙、邢如虎两个人的绳子，叫张龙、赵虎两个人把他们背将起来。赵虎说：“三哥你背着龙，我背着虎，咱们是龙对龙，虎对虎。”冯渊拿着这口刀，上下翻飞，砍得那些家人一个个东倒西歪，也有带着重伤的，也有死于非命的，大家谁敢拦阻。冯爷一行砍杀，一行护着张、赵二人背负邢家兄弟闯出垂花门，直奔大门，眼望那些兵丁来到，才返身回来，也帮着展爷动手。

此时忽听外面一阵大乱，犹如山崩地裂相似。听大众异口同音说：“是天兵天将到了，调大兵来了好几百万哪！都到了门口，将琵琶峪都塞断了。杀呀！拿钦犯哪！”白菊花一闻此言，就无心动手，他就打算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策。展

爷、蒋、冯三个人，围定甚紧，白菊花卖了一个破绽，好容易才蹿出圈外，撒腿就跑。冯渊大嚷：“混帐东西跑了！”大家就追。展爷在前，蒋爷在后，冯渊无非虚张声势。白菊花奔垂花门，扭项回头，早就见蒋四爷、展南侠追赶下来。晏飞一回手，“叭”就是一镖。展爷是久经大敌之人，将身一闪，“噌”的一声，就将蒋爷头巾，打了一个窟窿，若不是身材矮小，性命休矣。白菊花一镖，把展爷的暗器，也勾出来了。一缓手，把袖箭装好，“噤”的一声响，正打在大门的框上。晏飞也是久经大敌的人，只管跑着，不住的回头，看见展南侠双手一凑，就知他要发暗器，果然他一伸手，一股寒星飞奔自己喉嗓而来，一闪身，躲过袖箭，蹿出大门。一看前边黑压压的一片兵丁堵住周围院墙，见了他异口同音喊：“贼人出来了。”张简、何辉在门的两边。这些兵丁，每人一块蓝布包头，可没穿上号衣号褂，各执短兵刃。只见对面上，总镇大人是酱巾摺袖打扮，面赛乌金纸，手中一柄水磨竹节钢鞭，有鸭蛋粗细，迎门一站，虎势昂昂，犹如半截黑塔相仿。白菊花一瞧，就知道他是总镇。总镇两边，有那二十名长挠钩手。张简、何辉两个人往上蹿，一个是熟铜双铜，一个是齐眉木棍。白贼一想，要与他们走上三合两合，后面那个姓展的就追上来了。只见他们钢棍齐奔面门而来，白菊花这口宝剑一磕，“呛啷”兵刃全折，使了一个顺手推舟的招数，“噗哧”一声就把张简的膀子砍落下来。一回剑又是一声响，又把何辉的头巾削去了半面。迎面总镇大人眼看着伤了二员偏将，自己抡鞭就打。晏飞怕他力大鞭沉，不敢碰他的兵器，使了个乌龙入洞，躲过他这一鞭。众挠钩手，全把挠钩往前探，白菊花用剑使了一个拨草

寻蛇的架势，叱咤咋嚓，把那些挠钩手的挠钩，全都削折。二十个人往前一扑，白菊花迎面而上，遇人就杀。可怜那些兵丁，就有带伤的，也有送命的。晏飞闯出来，到山口，马快班头如何能挡得住他，也就被他砍倒了不少。恶贼出了潞安山，一想上哪里方好，是往周家巷，还是上柳家营好哪！自己未能拿准主意。忽见后面众人追来，只得顺着边山，往北又往西，蹿上山去。又见山下火光大作，烈焰飞腾，万道金蛇乱窜，自个暗暗的叫苦，明知自己窝巢不在了。事到其间，也就无法，反怨恨邢如龙、邢如虎，早知事到如此，还不如把两个小辈结果性命，也消心头之恨。走不到二里光景，就到柳家营门首。

且说柳家营前面一带，尽是柳树。庄主姓柳，叫柳旺，外号人称青苗神。先前也是绿林，后来坐地分赃，自己挣得家成业就，足够后半世用的了。恰巧弃绿林后生了一个女儿，更要作些好事。他这女儿，名叫姣娘，长到十八岁，聘于宋家堡。头年妻子又死去了，今年正是六十正寿，上他这里来祝寿的甚多。白菊花他们素无来往，然而彼此慕名，正是他生日这天，白菊花同着周家巷火判官周龙，备了一份厚礼，前来与他拜寿。白菊花一来，柳旺就觉着亲近于他，生辰后，留晏飞住了数十余日，终日上等酒席，待加上宾。后来，两个人结为义兄弟。如今白菊花要上周家巷，皆因后面追来，逃脱不了，故此才直奔柳家营。可巧正遇柳旺在门首往潞安山那边瞧看，见杀声震耳，火光大作，透着诧异，要派人前去打听。忽见白菊花迎面而来，面现惊惶之色，再看后面追来的人不少青苗神这个人，最有机变，叫家人先进去开了大门。门前有两个石头鼓子倚着，家人先把石鼓子一

挪，等白菊花到了门首，柳旺拉着进了大门，忙叫家人把大门一闭。白菊花正要行礼，柳旺一揜说：“此时没工夫行礼，快说是什么事情？”白菊花草草把自己的事一说。柳旺翻眼一想，随说道：“必须如此如此方好。”白菊花连连点头说：“此计甚善，只请哥哥救我了。”说着就双膝点地。青苗神把晏飞一揜说：“你我自己兄弟，没有那些礼节。”随叫家人带着白菊花去了。又叫家人过来，附耳低言，家人答应，转身去了。

忽听门外一阵大乱，有人在那里叫门。柳旺亲身开门，迎门遇见展南侠、翻江鼠，一齐说道：“你是本家主人哪？”柳旺点头说：“不错，小可名叫柳旺，但不知你们二位贵姓高名，因为何故，带领这些人到我家中，有何贵干？”蒋爷答言：“你要问，我们乃御前三品护卫将军。后面还有你们知府、总镇。我们都是奉旨拿贼，如今贼人进了你的门内，快些闪开，容我们捕盗。”柳旺把双手一拦说道：“且慢，我们院内没有。”蒋爷远远地看见进了他的门首，皆因有那些柳树挡遮，未能看得很明。柳旺开口就不承认，他一耽延工夫，白菊花再打后头跑了，那时间枉费了许多事情，先叫兵丁，“把他这个宅子与我围了。”蒋爷与柳旺说道：“你说贼人不在你的院内，我们搜将出来，拿你一同治罪。”柳旺满口应承：“老爷们若打我院中摸出贼来，连我一同治罪。可求老爷们一件事，别叫这些个人进去，都一进去，我家中不定得丢多少东西。”蒋爷说：“使得。”告诉兵丁：“叫你们大人堵门。”蒋、展二位，往里一闯，将到屏风后，就看见白菊花后影儿往厅房里面一跑。蒋、展二人一齐往门内一闯，两面的绷腿绳往起一绊。

要问二人怎样逃躲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五二回 摇因贪功二人坠翻板 为拿贼独自受镖伤

且说展、蒋二人将到屏风门外，往厅房上一看，见白菊花往里而跑。二护卫心在白菊花的身上，那里想得到门内有埋伏，只顾往里一跑，两边的绳子往起一兜，二位就往前一栽。幸亏展爷将刀顺手一划，绳子全断，两旁拉绳的家人一齐跌倒。蒋、展二位纵起身来。蒋爷说：“好贼人，中了你们的圈套了。”此时，白菊花早又出了厅房。展爷怕一进厅房的时节，门坎又有兜腿绳子。到了房门之外，蒋爷探头瞧了一瞧，里面连一个人也没有，忽见白菊花正从暖阁那里，往后一转。二人赶到暖阁东边，往后一看，后边还有一个后门。此时白菊花已挤出后门去了。二人也往后门一蹿。岂知门内是一块翻板。二人要是一前一后，也不至于一齐落下，皆因二人一齐纵身，一齐落脚，就听见“嘣”的一声，那地板就翻转去了。展、蒋二人往下沉，也不知准够多深，撒手把兵刃一扔，“噗咚”一声，将身子沉入水中去了。展爷吓了一跳，随着就喝了两口水。蒋爷一见是水，这可到了姥姥家了。先往上一翻，就把展爷衣襟往上一提。展爷自从喝了两口水，只觉得头晕转向，叫蒋爷一揪，缓了缓气，就听见上边“当啷”的一声，柳旺家人们搬过石块，就把那翻板一压。里边人，就是肋生双翅，也飞不出去了。别看蒋四爷只管会水，这所在实厉害，他手提着展爷腰带，自己用

着踏水法，在这井桶之中，黑暗暗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可伸手去摸，摸着了井壁，周围一转，地方倒很宽阔，水约有数丈多深。再往上看，虽然看不见，估摸着约有数丈有余。再摸这井壁子，溜滑如镜面一样，纵然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飞不上去。摸来摸去，忽听见有流水的声音。原来这井桶子，不是由地下冒上来的地泉，而是由飘沿湖借进来的湖水。由飘沿湖挖出一股地道，约够八里多长，上头俱拿石头砌好，如同地沟相似，到井桶子这里，只留了六寸宽一个缝儿，就是会水的，掉将下去，扁着身子也不用打算出去。这还怕不牢靠，又打了一扇钢篦子，都是大指粗的钢条，把它拧出灯笼头来，预先就砌在这缝儿里头。一者为挡人，二则也免得湖里漂来东西，连大鱼全都挡住。柳旺起的名儿，叫翻板水牢。你想柳旺要这所在何用？皆因他年轻时坐地分赃的时候，制造此物。他也明明知道，所做的事情犯王法，怕的是哪时万一事情败露，有人拿他，若不是人家对手之时，他好把人带到翻板水牢。如系追他甚紧，他还有借水逃命的所在，可也没用着一回。可巧如今晏飞一来，他附耳低言告诉他的就是这个主意。蒋爷摸来摸去，摸到这个借水的地方了，不但窄狭，并且还有钢篦子挡着。南侠说：“四哥，事到如今，你不必顾我了，你自己若能出去，早离险地罢！”蒋爷说：“大弟，你看这样一个所在，如何出得去呢？就是出得去，也没有一个人走之理。这个柳旺，可实在人面兽心！咱们生在一处生，死在一处死。出去的法子，我是一点也没有，就这么一点盼望！”展爷问：“什么盼望？”蒋爷说：“就盼望总镇大人冯振纲，能把白菊花拿住，还得把柳旺拿住，进来满处一找咱们，或者他们家人说了，或者各处

找寻，无心间蹬到翻板上，再掉下一个来，那可有出去的机会了。”展爷、蒋爷在水牢之中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白菊花将蒋、展二位带到翻板水牢之处，在外面看着他二人中计，坠落下去，叫家人用石头压住，自己转身出来。柳旺在那里叫道：“贤弟怎么样了？”回说：“他们已然坠落下去，兄长可曾看见那些人都到了没有？”柳旺说：“他们把咱们周围的墙壁俱都围满了。贤弟你要逃走，我这里单有一股水道，你自可借水而逃。”白菊花说：“不行，我若借水道而走，他们岂肯与你善罢甘休？我与兄长惹的这个祸患，可不小。水牢里是两个护卫，外面还有总镇，那总镇倒不放兄弟眼里，无奈一件：我若走了，就给哥哥留下祸患了。依我说，不如丢舍了这份家私，你我逃走了罢。你我弟兄走在哪里，到处为家。”二人正在议论之间，就见冯渊由外面进来，骂说：“好贼人，你们全是一类的东西。总镇大人，快拿贼罢，他们这里议论要跑。”那总镇冯大人一听，手提单鞭，大喊一声闯入院内，大家全撞一处。柳旺的家人，早在旁边拿着一条花枪交给柳旺。冯渊往外一跑，说：“我去叫人去了。”白菊花说：“哥哥先走。”柳旺冲着总镇，就是一枪，总镇用鞭一磕“当”的一声，柳旺险些撒手。晏飞早由冯振纲左边蹿过来了，总镇一追，“噗哧”一毒药镖，正中肩头，“噗咚”一声摔倒在地。

要问生死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一五三回 巧装扮私访淫寇 用假话诓骗愚人

且说白菊花正与青苗神商量主意，不料冯渊闯将进来。按说，大门关着，众人全在外面围着，也听不见里面的信息。冯渊跳上房屋，往里一瞧，正见暖阁那里有一个人影，冯渊腾步过去，刚见白菊花往后门一蹿。冯渊连忙回到外庭心，下去开了大门。家人将要拦阻，冯渊把刀一亮，那些人便东西乱跑。冯渊闯进大门，正听见白菊花与青苗神商议，就往前一蹿，高声一喊。此时总镇大人进来。柳旺用枪一扎，往外就闯。白菊花从旁边过来，总镇一追，就是一镖，正中肩头，总镇大人摔倒在地。白菊花往外一蹿，会同青苗神，两个人扑奔西南。这些兵丁，就有奋勇的想要围裹他们，焉能围裹得住？沾着就死，撞着就亡，转跟之间，就是数十名人在地上横躺竖卧。那些兵丁，谁还敢追，任着两个人飞跑。

且说冯渊一眼瞧着白菊花往西南去了，一听总镇大人受伤，自己一想：我暗地跟下去，看他下落在何方。天气已晚，他估量大约他们看不见他了。不料白菊花实系鬼诈，又折回来了。冯渊瞧见白菊花返身回来，回头就跑。白菊花追了半天不追了，仍然归在柳旺一处。冯渊又追上去了。柳旺又回头追他，冯渊又跑。等到他们要走，他又紧紧跟着。白菊花瞧见前面一个村庄，就与柳旺商量，若是进村，他就无

处可找了。果然冯渊怕追进村中，白菊花在暗地藏藏着，无奈何，在村外找了一棵树下歇息，直等到了天交二鼓。冯爷想着又是恨，又是气。垂头丧气顺着潞安山的北山边，就回了公馆。叫开店门，问了问店家：“知府大人与众位老爷，回来了没有？”店中人说：“知府大人回来了，总镇大人受伤，二位邢大人带伤，我们这里张老爷带伤。”冯渊又问：“展大人、蒋大人回来了没有？”回答：“没有。”冯渊又是一惊，往里就走。迎面遇见姚正，冯渊又问了一回，也是如此讲。冯渊一跺脚，说：“不好了！”来至厅房，看见知府大人低着头，背着手，急得满屋乱转。

原来知府大人赶到琵琶峪，见总镇大人身受重伤，邢如龙挖去一目，邢如虎削去四指，张简砍去一臂。众人已经罢手，兵丁杀死十一人，受伤者十五人。拿获柳旺家人八名，逃窜者无数。并未查点柳旺家中的东西，吩咐大门上锁，上了封皮。又派差役，调去五架帐篷，大门外两架，东、西、北三架。知府衙门两位先生，开封府八名班头，徐州府十六名班头，三十名兵，会同看守空宅。若遇有人跳墙出入，立即锁拿。死去兵丁，每人赏棺木一口，令尸亲认尸。受伤者，知府衙门公所调养，另请医家调治，俱是官府给钱。知府回公馆，内外两处医生请来，约有五六位。俱是异口同音说，张简、邢家弟兄保管无碍，就是总镇大人无法可治，因所受镖伤，尽是毒药透入皮肤，无法可医。无论内科外科，皆如此说。又不见展、蒋二位护卫，又不知冯老爷哪里去了，一点音信皆无，急得个满屋乱转。忽见冯渊从外面进来，徐宽勉强陪着笑，连忙问道：“可曾见着展大人、蒋大人没有？”冯渊说：“唔呀，我还要问你蒋大人、展大人的

下落哪！”知府就把所有的事对着冯渊说了一遍。冯渊说：“这可不好了。”知府问冯大老爷：“难道说没有见二位大人一点影儿么？”冯渊说：“从进潞安山琵琶峪，我与二位大人总没离开左右，就见他们追出白菊花之后，我在白菊花家里放起一把火来，前后勾串着一烧，火光冲天，我就跟下两个贼人来了。直到柳家营，倒看白菊花同柳旺逃入村里去了，只不见展、蒋二位。”正说之间，张龙、赵虎从外面进来。冯渊见着大家，彼此对问了一回，全是面面相觑。草草把晚饭吃毕，一夜晚景不提。次日早晨，知府派下人去至柳家营打听，晚间并没有从墙出入之人。

单说赵虎，自己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了。就把观察总领姚正叫在东厢房里。姚正问道：“四老爷有什么吩咐？”赵虎说：“你是此地观察总领，应当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。”姚正说：“下役也不敢说无一不知，大概的事情尽都知晓。”赵虎说：“你们这一方还有不法之人没有？”姚正说：“还有，也是没有作案，无处下手。”赵虎问：“住在什么所在，姓甚名谁？”姚正说：“出了榆钱镇的西口，别进潞安山边山口，就顺南山边有一个村庄，叫周家巷，东西大街由当中分开，东边叫东周家巷，西边叫西周家巷。在西周家巷西头路北，有个大门，内住着一人姓周，他叫周龙，有个外号火判官的便是。在左近的地面，也没有案，我们大众有点疑心，他所来往之人，全不正道。”赵虎又问：“他到底是个作什么的？”姚正说：“据他说，他是个保镖的。到如今他又不保镖了。”赵虎说：“白菊花他们素日可有来往没有？”姚正说：“那我可准知道，他们素有来往，他们交往还很亲密。我们还常常言讲，可惜尉迟大官人怎么交他？谁知道尉

迟良就是第一的不好人。”老赵说：“这就得了。你不用管，我自有主意。”说毕，二人出来。赵虎就把跟他那个从人叫来说：“我要出去私访去，你仍然给我买那么一身破衣服来。”赵虎私访，前套《七侠五义》之时，访过五里村一案，又访过白玉堂，巧遇一千两金叶子。包相爷就说他是个福将，他自己就信以为真。如今白菊花、展、蒋全无下落，又想着要去私访，故此与姚正打听得明白，又叫家人买破衣服。去不多一时，家人把衣服买来。赵虎就将本身衣服脱掉，穿上了破汗衫破裤子，光着脚，趿拉着破鞋，挽着发纂，满脸手脚上俱抹上锅烟子。又由墙上揭下几贴乏膏药，提着一个黄瓷罐，拾掇好了。

赵爷将往外走，正遇见冯渊，把冯爷吓了一跳，惊说：“可了不得了。赵四老爷疯了。”赵虎说：“你才疯了哪。”冯爷道：“你不疯，何故这般光景。”赵虎说：“展、蒋二位大人，连白菊花俱没有下落。我出去私访。”冯渊说：“你这个样子，还出去私访，谁看见不说你形迹可疑？就是落魄的穷人也不至于这般光景。纵然扮个穷人，象个穷人就是了，何至于浑身抹些个锅烟子，贴些乏膏药？”赵虎说：“我出去私访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差使哪。”冯爷说：“你满让遇着案犯，叫人家看破，也是个苦，无非又得我们救你。”赵虎说：“哪里用得着你们哪。相爷说过，我是福将。”冯渊说：“好，你是福将，我是腊醋，别抬杠，请罢。”赵虎提着黄瓷罐往外就走。来至店门，把店家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你老人家是怎么啦？”赵虎说：“你别管我，开店门。原来这店自从做了公馆，就是白天也把双门紧闭。店家开了店门，赵虎出了店，直奔正西。榆钱镇本是热闹所在，来往人

烟稠密。大众一看赵虎，无不掩口而笑。老赵就奔了潞安山的山口，顺南山边，直奔周家巷，到了东周家巷，往里就走。往西过了十字街，便是西周家巷，东西所分者，无非南北一条街冲开，在东便是东周家巷，在西便是西周家巷。将过南北这条街，座北向南，有一户人家，老赵就一喊叫。只见从门内出来一个人，年岁不甚大，青衣小帽，象个做买卖人的相貌。那人问道：“我这里有点残饭给你，要不要？我这里还有酒，你喝不喝？”赵虎问：“必是剩下的酸黄酒。”那人说：“不是，小花坛女贞陈绍。”赵虎说：“你既有女贞陈绍，为何不留着你自己用？”那人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们是搬了家了，这就要交代房屋了。我一看他们剩下了一碗饭，有些盐菜，还有些不要紧东西，有一坛子酒，你要吃，我省得往那边挪了。我瞧你，也不是久惯讨饭的。”赵虎说：“有酒便好，我就是好喝，我要不喝，还落不了这般田地哪。”随说着，把赵虎让到门里，倒有一个转弯影壁，那人说：“朋友，你在这里等等。”不多一时，从里边拿出一张小饭桌，两条小板凳，又取出一壶子酒来，一碟咸菜，两个酒杯。赵虎把黄瓷罐放下，打狗棍往墙边一立。那人给斟了一杯酒，自己也斟上一杯。老赵不管怎样，拿起便喝，一口便是一杯。那人瞧着赵虎尽乐，便问道：“朋友，我瞧着你怪面熟的。”赵虎说：“我是哪里人，你是哪里人？”那人说：“你不用隐瞒，我瞧出来了，你是开封府赵虎，赵护卫老爷。”赵虎说：“不是不是，你错认人了。往常也有人说我象赵虎，大概我与赵虎长得不差，我也姓赵，我可不是赵虎。”那人说：“你不是赵老爷？可惜，可惜！苦真是赵四老爷，那可好了，可惜世界上的事，卖金遇不着买金的朋

友。喝酒罢。”赵虎一听，他话里有话，随问道：“你老贵姓？”那人说：“姓张排行在大。”赵虎说：“张大爷。”那人说：“岂敢。”赵虎说：“方才你老说的是什么件事，说我听听。”那人说：“你若是赵四老爷，有天大一件美差，准保你实加两级。”赵虎问：“到底什么事情？”那人说：“皆因我们这里，有一个火判官周龙，他家女眷上我们家里来了。妇女们说话不管深浅，说昨日他们家来了两个人，一个叫青苗神，一个叫白菊花，叫官人赶得无处可去。这白菊花竟偷了万岁的冠袍带履，无处可藏，现时便藏在他们家里。你若是真正赵虎，这件差使，是怎么样的美差？可惜你不是，那便不行了。”赵虎一闻此言，哈哈大笑。心中想道：怪不得相爷说我是福将。如今赵虎得了白菊花的下落。

要问怎样办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五四回 摇群贼用意套实话 校尉横心不泄机

且说老赵听见这个人说出了白菊花的下落，不觉欢喜非常，便与那人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用隐瞒，我便是赵虎。”那人说：“你这是冤谁呢？你要是赵虎，你早说出来了。”老赵说：“一方面，人心隔肚皮，我本是乔装私行，出来私访，访的便是白菊花下落。如今我一见你，是个买卖人的样儿，也是实心眼的人，我故此才把我的真情泄露。”那人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是真正的赵老爷，我可多有得罪。”赵爷说：“不知者不为罪。”那人复又深深的与赵虎行了一个礼，说：“恭喜四老爷，贺喜四老爷。既是你老人家到此，这里也不是讲话的所在，咱们到后边，还有细话告诉你老人家。”赵虎连说：“使得使得。”一回脚“当”的一声，便把黄瓷罐打破，打狗棍折断，拿着桌子，拿着板凳，拐过影壁来，有三间上房，把桌子放在屋中。赵虎一看，尽是三间空房，果然便象搬了家的样子。那人拿着酒壶道：“我再取些酒来。”赵虎便在房中等着。不多一时，把酒拿来，放在桌上，那人道：“我有几个腌鸡卵，在那里可以下酒。”赵虎说：“不用了，我们两个人说话罢。”那人一定要去取。赵虎的那性情，访案得遇，自己一喜欢，哪里还等得那人取鸡卵来。自己斟上，自斟自饮，吃了三杯，把第四杯斟上，便觉天旋地移，房屋乱转，身不由自主，“噗

咚”一声，便栽倒在地。那人从外面蹿将进来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凭你这个浑人，也敢前来私访，你没打听打听小韩信张大连。慢说你这个浑小子，再比你高明一些的，也出不了大爷所料。”

列公，这人到底是谁？这人是南阳府东方亮的余党。原来白菊花盗取万岁冠袍带履，便是他们两个人一路前往。皆因白菊花把冠袍带履交与东方亮，晏飞走的时节是不辞而别的。东方亮怕晏飞挑眼，便叫张大连追下白菊花来了。将到潞安山，便看见山上火光大作，自己便奔周龙家里去了。他将到周龙门首，火判官正在门前瞧潞安山那火纳闷。彼此相见，张大连说了来的原因。少刻，家人回来，告诉潞安山的信。依着火判官要跑，小韩信把他拦住，直到初鼓之后，白菊花同着柳旺，上周龙家里来了。冯渊把他们追进小村，蹿墙跃房，这一家跳在那一家，便跑了。直奔周龙家里来，群贼相见，火判官一问他的来历，晏飞便将始末根由一五一十，细说了一遍。大家用酒饭之时，白菊花说：“我们弟兄二人，还得速速的起身，不然怕再有官兵追至你这里来。我姓晏的，连累一个朋友便是了，别再把哥哥连累在内。”周龙笑道：“贤弟其言差矣。古人结交，有为朋友生者，有为朋友死者。柳兄且把家舍田园俱都不要，何况我这一所破烂房屋，又算得几何？”张大连在旁说：“二位自己弟兄，何故这般太谦？”晏飞说：“倘若有连累兄长之处，实是小弟心中不安。”大家直饮到天色将明，也派人出外打听，官兵并无一点来的动静。张大连又说：“虽然官兵未往周家巷来，唯恐有人暗访，待我出去，到我们空房子那里去看看。倘有面生之人，我好盘问盘问。”大众点头。张大连走出